

新刊

讀書

作人御極

南方印書館印

編 新 作 創

— (1) —

譜 鴛 鴦 新

(傳 殖 貨 名 原)

作 人 邨 楊

行 印 館 書 印 方 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出版（一—三〇〇〇）

新鴛鴦譜

本書每冊實價國幣拾圓

（外埠酌加郵費）

作者 楊 邨

發行人 董

印刷所 南

重慶南岸

發行所

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自序

「新鴛鴦譜」這一個三幕的話劇劇本，原名「貨殖傳」，而且原是想寫一個中篇小說的腹稿。「貨殖傳」作爲一個話劇的劇名，不大適宜於今日劇壇的演出的情勢，所以改成這麼一個比較通俗的劇名：「新鴛鴦譜」。

對日抗戰到了第四個年頭，國民經濟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物資缺乏，物價高漲，加以奸商囤積居奇，操縱市場，國民的生活亦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點著順潮流，無論男婦老幼都投身捲入作買賣的旋渦，於是乎社會發生變態，家庭起了風波。政府雖然三令五申地取締囤積居奇，還鎮壓成都市長楊全宇以「殺一儆百」，然

而，潮流已經洶湧，國民經濟已經發生變化，游資在社會上作惡，興波作浪，到了抗戰的第五個年頭，物價更加高漲，國民的生活更加變化多端，整個的經濟狀態更加畸形萬狀了。作者對此，身受心感，憤慨之餘，滿想形諸筆墨，而投鼠忌器，下筆殊難，於是乎臆造一個故事，借題發揮，想以「貨殖傳」爲名，描寫耳聞目見的現實，又創造幾個人物，有的是卓越的，有的是平凡的，同時有的是只顧發財，不顧友情，不顧國家社會的壞蛋。後來變更計劃，要寫成一個話劇劇本，爲了顧到演出的種種條件，又將故事予以變更，并增添幾個人物，變成戀愛的故事，而且變成了四對夫妻的掉換，以取得舞台演出的效果了。可是，題材雖然已經不同，主題却是并沒變更——依然的企圖在表現着從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這一年間，那柳做買賣的狂風暴雨，在家庭間，在友情間，在戀愛間等等，所發生的一種變化的現象。并響應着軍委會政治部加強「軍中文化」的號召，宣傳文化工作者到軍中去，到戰地去，宣傳「文章入伍」，「文章下鄉」，加強教育士兵，訓練民衆，

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二

關於這一種做買賣的狂風驟雨，以及「游擊商人」的種種狗心鬥角如醉如狂的醜態，其素材滿山滿谷俯拾即是，作者本擬儘量的採取，予以表現描寫，可是為便於上演起見，不如含蓄些，從側面地予以表現為妥善些，於是乎，關於暴露現實方面便只得輕描淡寫，不能如心所願了。這不但應得聲明，還須向讀者觀者道其歉意的。

三

十年來，雖然并未擱筆，可是所寫的東西并非創作的作品，其中類如雜文及批評文字又都是未能滿意，不願收作集子，因此這一個劇本可以說是創作擱筆十年後

的第一本書。而且作者原寫小說，這一劇本是施女作。

民國三十七年雙十節於重慶鋪陽灘

二

三

...

...

二

...

時間：

一九四一年八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年間

地點：

陳律師公館的花園

人物：

徐伯強 文化工作者

薛亞男 徐伯強之妻

張濟民 西醫兼「游擊商人」

林蕙芝
張濟民之妻

陳律師
律師兼五金商人

陳太太
陳律師的太太，徐伯強的姨媽，林蕙芝的乾媽

鄒君賢
「游擊商人」

趙華珠
鄒君賢的新夫人

李子剛
「游擊商人」

黃淑琴
李子剛的新夫人

柳將軍
小政客

李信
陳公館的男僕

齊媽
陳公館的女僕

第一幕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上旬，敵機「疲勞轟炸」時期的一天下午。

陳律師公館的花園，順着山坡的形勢，築成上中下三段的花圃，中間七八層石級作通路，最下一層是一個軟草坪，主人在夏天的時候，放着六七張大大小小的藤沙發椅，作爲乘涼，休息，及有時會客的地方。那花園里頭，這時候正是各色各樣的菊花盛開的季節。

左邊一個高大的葡萄架，圍着卅字形的紅欄干，也是順着山坡的形勢造成的。葡萄架下面，有一道門通軟軍碎，也通屋子里。左角上，可以望見樓上防空色的樓房的一小部份，上下兩個窗戶敞開着。

白雲在碧空里飛着，太陽光照着葡萄架上面的藍白藤花和葡萄葉子，風

吹過，藤花和葡萄葉子在閃動螢光，織成一種美景。

右邊一株大可合圍，枝葉茂盛的黃桷樹，高高地將軟草坪蔭成了一個乘涼最好的地方。樹根下安着一條石凳子，那是造房子的時候，就安下了的。右角上的高坡那里，却又是一個六角形的小茅亭，里頭安有電燈和凳子。

從黃桷樹後面下坡，便是走出大門的路，也是由大門進屋子里的路。

【約在下午一點鐘光景，太陽光照着樓房，小茅亭，花園，葡萄架，還表現着悶熱的天氣。遠遠地傳來解除警報的汽笛聲和鐘聲。男僕李信兩手提着兩個皮箱，從黃桷樹後而走出這軟草坪。後面緊緊地跟着女僕齊媽，兩手也沒有空閒，一手提着陳太太的小皮箱，一手提着自己裝衣服的防空布袋。

男僕李信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北方人；女僕齊媽却很伶俐活潑，還略風騷。可是，兩人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

女僕奔媽：（以下簡稱女——放下皮箱布袋，喘氣地）欸一欸吧！

男僕李信：（以下簡稱男——跟着放下箱子）怎麼啦？走不動了？

女：（用袖子抹汗水）上山坡，不累人嗎？天天跑警報，天天提箱子，我不願意幹了！

男：不願意幹？要幹什麼？

女：（對他一笑）坐在家裡不好嗎？

男：（愕然）坐在家裡？你家裡有田有地？

女：別人有呀！

男：別人有？別人有田有地，與你有什麼相干？

女：嫁了他，他的還不是我的嗎？

男：你還沒有嫁人？

女：老板死了呀，怎麼啦？

男：那是已經嫁過人的了。

女：嫁過了人，便怎麼啦？

男：（搖頭答不出，對樹後一望）太太回來了，走！

女：（也望一下）走，走。

（兩人提了東西，進葡萄架下面，到屋子里去了。主人陳律師，陳太太，及親眷表少爺徐伯強，表少奶薩亞男，乾女兒林蕙芝，和她的丈夫張醫生張濟民，魚貫似地從黃楊樹後面走出來。

陳律師寬額頭，高額骨，大眼睛，留着兩撇八字鬍子，身材高大，年紀雖然已經四十五六歲了，體健神旺，談話的時候，聲音清亮；一面掛牌當律師，一面却做他的五金生意，到了重慶兩三年之間，五金價漲，發了一筆大財；性極豪爽，好交朋友，在社會上建立了相當的地位。因為在外國留過學，習慣穿西裝，講究禮貌，態度嚴肅，雖然是到防空洞避空襲，還是衣冠整

好，皮鞋務須擦光亮的。

陳太太面如滿月，身體略胖，善於攝生之術，喜打扮，講究服裝，年紀已經四十上下了，還如三十許人，性情本來就是溫和的，學了陳律師的豪爽，更成爲一個令人喜歡親近的好媽媽；可是也學會了做囤積居奇的買賣，體已有一兩萬塊錢，手頭也就闊綽了。

她的姪兒徐伯強，年約三十二三歲，身材瘦長，面貌清癯，眉宇間露着一股英俊自負的氣概，性情溫厚，態度嚴肅；本來是一個銀行的行員，因爲在抗戰前喜歡文藝，出版過一兩本詩集小說集，抗戰後憑着一股熱血離開銀行到戰地服務，一年以後到大後方瞻仰戰時的首都，被朋友們拉去幫忙辦學校，又在雜誌及報紙副刊上面，寫寫文章，成了一個文化工作者，生活馬馬虎虎過得去，這樣便在重慶往下來。這時候，他上身穿着一件白紡綢襯衫，袖子捲上，領子敞開，口袋里插着一枝自來水筆，並裝滿一些日記簿報紙之

類，下身穿着一條在防空洞裏被弄髒了的半舊白嗶嘰西裝褲子，頭戴一頂變了黃色的巴拿馬草帽，一手拿着一個裝滿文章稿子的大皮包，一手拿着一個蠻大的防空布袋，望頭塞滿了一些夏天日常應用的衣服，以及心愛的書籍之類，腋下還夾着兩張防空洞用的小帆布椅子。因為姨父家附近有私人的鑿固防空洞，住又不遠，每逢空襲便與妻子到陳公館來。

表少奶薛亞男，年約二十三四歲，鵝蛋形的臉上，長着一對迷人的眼睛，身材十分苗條，曲線隱隱，博通又極風騷，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有皇后之稱，是一個喜歡交際，只懂享樂的人。抗戰以後，她跟着丈夫在戰地跑跑，參加一些輕易的工作，如慰勞英雄將士呀，替傷兵寫家信呀之類，本來是藉以出出風頭的行爲，却以爲已經替國家民族出過很大的力氣，受過了抗戰前方的許多苦難了，到了大後方是應該休息休息享樂一番的，不料物價一天比一天高漲，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這可令她坐臥不寧，忍受不住了。又眼

看着一些投機商人，甚至於是丈夫的親戚朋友們，都在囤積居奇，做買賣，發大財，於是乎對於丈夫的不肯改行做買賣，發發財，過享樂日子的思想行爲，大不滿意，時常和丈夫因生活問題而吵架，而夫妻間的感情，一天一天地不和睦起來了。她這時候，身上雖然穿着半舊的印度綢的沒有袖子的旗袍，却還是打扮得頗爲時髦，不甘落後。可是手癭不寬，得舉節約，不能夠燙頭髮，塗口紅，是她最爲傷心不高興的事。她手上帶的東西，除了小的手皮包，大的防空布袋之外，還帶着一個在防空洞里頭止渴用的暖水壺。

陳太太的乾女兒林蕙芝，是張醫生張濟民的妻子，年紀約莫二十一二歲，性情端莊靜淑，舉止大方斯文，喜歡穿樸素的布衣服，並不是沒有錢，却不燙頭髮，梳了兩條辮子，打上兩個白綢花結子，顯得更加美麗更加年青，臉上并不塗脂抹粉，白中帶紅調，一種健康美充分地表現出來。自從陳太太認了她做乾女兒以後，時常到陳公館里頭來，每逢寒襲，更是與丈夫同是陳

公館私人的防空洞里頭的嘉賓。陳太太沒有女兒，而兩個兒子又都在外邊讀書，對於她就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

張醫生張濟民，這人一面掛牌稱醫學博士，一面做囤積居奇的買賣，年紀約莫三十二歲，體健而略胖，圓圓的臉，紅潤發光，行動鬼祟，狡猾饒張，說話時喜帶笑聲，却是笑里藏刀的人。他好修飾，西裝講究，就是生下的時候，手里也不肯離去他的漂亮的手杖。與陳律師這一家人，是因爲醫病而成了朋友的。

這一些人從防空洞回來，到了歇草坪。

陳律師：（以下簡稱陳——微笑而嚴肅地）這里還涼快，就在這里休息一回吧。再掛紅球，到防空洞也近些。（領導衆人隨便坐下）

張濟民：（以下簡稱張——望了一望）房子還好，沒有炸到。這一帶地方，恐怕只有陳公館是一片乾淨土了，哈哈！（詭媚地笑着）